

成人的礼仪让他开始稳重、成熟，不再无拘无束、儿女情长。少女看在眼里，恼在心上：不管你佩戴什么，终究还是个“童子”罢了。热恋中的少女一娇一嗔，可爱之至。朱熹注曰：“觶，锥也，以象骨为之，所以解结，成人之佩，非童子之饰也。”看来，男子佩带觶是有特殊意义的，说明他已长大成人，可以侍奉父母，建功立业了。而汉代刘向在其《说苑·修文篇》中说：“能治烦决乱者佩觶。”则赋予觶精神层面上更为深远的内涵。

作为佩饰的觶多为玉制，流行于商代，汉以后式微。从最初的骨觶到后来的玉觶，从实用工具到装饰用品，觶走过的时间隧道漫长而久远。尽管质地发生了改变，但它的形制依然是角状的。正是因为这种执着，才让我们在阴山南北又找到了觶远古的遗迹。



早年间包头地区的马车

许嘉璐先生说，北方车把式随身携带的解绳结用的骨角，一般为牛角所制。笔者在与一位本土民俗学者交谈时知道，家乡人解绳结还曾用过黄羊角。与此相关的是，20世纪阴山南北的车倌曾将这解绳结用的简单工具做了大胆的改进，这就是月儿刀。月儿刀，顾名思义，其形制像一弯新月。它是用铁打制的，“由刀片、刀床及铁环三部分组成。刀片呈弯月形，刀刃异常锋利。刀床的尾端打制成一段微微翘起的铁锥，顶端以一只小铁环与刀片连接起来。小铁环一方面起到固定刀片、刀床的作用，另一方面又可以系绳，便于携带”。

阴山北麓，大漠南沿，自古就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犬牙交错、互相融合的地带。老百姓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。这一区域多为丘陵地貌，大梁大洼，坡

道蜿蜒。马车出行，特别是载重时，难免会发生翻车、倾覆等意外。每当这时，驾车的骡马往往会被绳索缠绕，极易发生危险。在这紧要关头，车倌可以迅速拿出随身携带的月儿刀，割断绳索救出牲畜。马车在行进过程中，有时也会发生绳索断开的情